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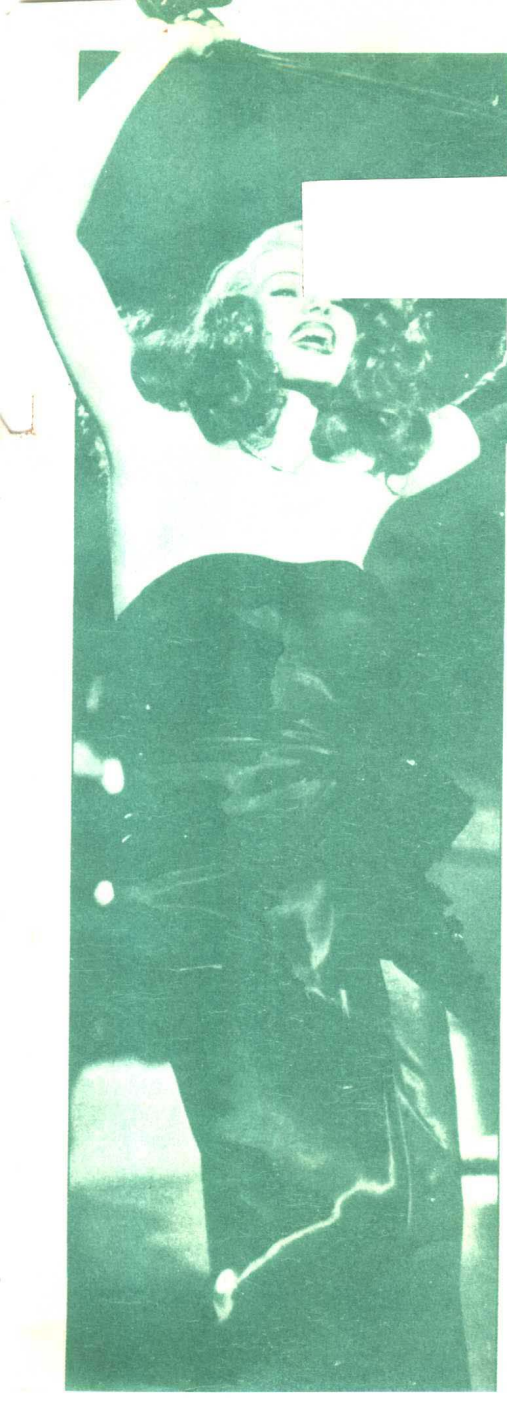
【美】米歇尔·莫恩 著

好莱坞疑案实录

蒋跃 高跃新 韦胜杭 卢士频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好莱坞 疑案实录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好莱坞疑案实录

〔美〕米歇尔·莫恩 著

蒋 跃 高跃新 译
韦胜杭 卢士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插页：2 字数：170,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3200

定价：3 20元

ISBN 7-5396-0456-5/I·397

目 录

- 1 卷首语
- 14 凶手是谁？
——威廉·德斯蒙德·泰勒被刺案
- 51 病故还是饮弹身亡？
——汤姆斯·英斯猝死之谜
- 74 争风吃醋的第三者
——保罗·凯利斗殴致死案
- 86 滑稽美人
——塞尔玛·托德之死
- 104 恶贯满盈
——拉夫特的蓝眼睛伙伴
- 116 女儿与情人
——发生在影后拉娜住宅的凶杀案
- 133 不愿出庭的证人
——大导演约翰·韦恩的隐衷

-
- 143 性感艳星
——玛丽莲·梦露之死
- 187 死于暴力的老人
——影星雷蒙·纳瓦罗的悲惨结局
- 196 血腥屠杀
——沙伦·泰特大惨案
- 212 死亡游戏
——布鲁斯·李(李小龙)暴卒疑案
- 221 浪荡少年
——萨尔·米内奥谋杀案
- 234 忠厚的凶手
——吉格·扬杀人案
- 243 结束语

卷 首 语

本书所叙述的都是一些奇特的谋杀案，说其奇特，乃是因为这些案子不是发生在别处，而是出现在电影王国好莱坞。

好莱坞并不是美国的一个什么州，甚至于谈不上是一个城市，它只是美国洛杉矶市的一个郊区。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电影基地，七十多年来，它一直是美国电影业的象征，是闻名遐迩的世界影都。如今“好莱坞”一词已成为人们想象中的与电影业紧密相关的那些所有事物的代名词——财富、权势、魅力、才能和明星地位，而这些因素正是造成这本书与众不同的奇特之处。

本书当然不是一个法律文本，也不是官方的报告或警察局的档案，而是本人在对好莱坞一些电影制片人和电影明星的生活经历及成名过程进行了一番认真研究之后写成的一部新闻纪实。虽然书中提及的许多电影界名流，如玛贝尔·诺曼德、汤姆·英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威廉·德斯蒙德·泰勒、萨尔·米内奥、玛丽莲·梦露等人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但不知怎的，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始终触动着我的心弦。如果将那些材料进一步挖掘下去，我们就会在这些名字的背后发现各种不同的人格，他们中间有些人令人同情，也有些人遭人唾弃，大量的事实使人不得不感到，在这些与刑事案件有牵

连的人中，有些确实罪孽深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完全是清白无辜的，同时还有另一些人也许是通过贿赂的手段使自己逃脱了法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案件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原因。

鉴于这种情况，我并不想自命不凡地在这里披露有关这些案件的确凿无疑的真相，也不想武断地作出定论，而只是将所有那些已知的证据展露在读者面前，只是对那些证词作一番批判性的审核，并提出一些也许能帮助读者去评价这些案子的种种疑问。比如说，对导演威廉·德斯蒙德·泰勒和女演员塞尔玛·托德这两桩悬案，我在书中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而这些几乎都是一个业余侦探该做的事。

书中的每一个案例都脉络清晰，独立成章，但由于这本故事集从头至尾都提到了好莱坞这个人们并非十分了解的地方，因此，为了对故事发生的背景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的话题必须从好莱坞最初的时代开始讲起。

好莱坞原先是美国西部的一片荒凉的草原，即便是当许多电影制片公司开始从东海岸迁移到这里时，它还仍然是个王法不到的边远小镇。

1886年，这里是房地产商人哈维·亨德森·威尔科克斯和他的妻子戴达退职后居住的一个大牧场。他们在那里建起了乡间别墅，威尔科克斯夫人给他们的住宅取名“好莱坞”，意思是“长青树林”，这就是好莱坞命名的由来。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西部仍然非常落后，但那儿的文明程度正在迅速提高。1891年，威尔科克斯开始将他的牧场规划成为一个房地产区，他想让它发展成一个小城镇。到了1903年，这地方已发展成为一个村庄，并仍然保留着好莱坞

的名称。为了利用洛杉矶市的供水和排水系统，1910年，好莱坞归并洛杉矶市，成为洛杉矶的一个区，当时人口不过五千。

那时在美国东海岸出现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非法的电影托拉斯，这就是自称为“电影专利公司”（MPPC）的联合组织。当时最大的两家公司，即爱迪生和比沃格拉夫公司，是仅有的两家股东。他们联合了维塔格拉夫、阿马特、艾萨内、卡累姆、塞力格、克莱恩、鲁宾和法国的百代和梅里爱公司组成这一托拉斯。它的诞生实际上是给美国电影界加上了一个紧箍咒。这家专利公司握有大部分现有电影摄影机和放映机的专利，特别是爱迪生在这方面发明的专利；并与伊斯曼、柯达公司签订合同，限定这家最大的胶片公司只向持有电影专利公司成员提供胶片。因此，他们声称他们拥有生产、销售、发行和放映所有美国影片的权利。任何独立制片商如想制作和放映影片，都得向他们交纳专利使用费。他们采用暴力手段蛮横阻止那些独立制片商在没有交付费用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影片。

电影专利公司的这种层层盘剥，使那些独立制片公司深受其苦。为了摆脱他们的欺压，这些独立制片公司开始从纽约这个美国电影生产中心退出，逐渐转向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他们迁出纽约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当时拍摄电影全靠阳光，但纽约一年四季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多，人们发现加利福尼亚州自然条件优越，西海岸那崇山峻岭的自然景物，对于拍摄电影极为合适，而且那里气候温和，长年阳光充足、风光明媚。1908年，摄影师汤马斯·伯森斯和导演弗兰西斯·鲍格斯在好莱坞的荒野上搭起一个简陋的小小摄影棚，拍摄了根据大仲马原著改编的影片《基度山恩仇记》。这是诞生在好莱

坞的最早的一部故事片。1909年，纽约电影公司在伊登戴尔建起了一个摄影棚。1911年，尼斯脱电影公司在好莱坞建立了第一家电影制片厂。接着其他一些公司陆续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制片厂。

然而，对这些触犯他们既得利益的举动，电影专利公司当然不会等闲视之，那些由这一托拉斯雇用的枪手开始从东海岸乘坐火车赶到加利福尼亚。他们烧毁摄影棚，开枪捣毁摄影器材。而在当时，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法律来保护那些在加利福尼亚的电影制片商，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奋起自卫。这样就必然导致武装冲突，从而使电影制片业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

大批摄影师的到来，使昔日荒凉的草原很快繁荣起来。这个大牧场的最后几批牛群带着飞扬的尘埃离开了这片草原。那些牛仔、旧时的执法吏和多余的武装队伍纷纷汇聚到加利福尼亚州这块正在拍摄影片的土地上。他们在一些西部片中充当临时演员，酬金每天五美元。通过表演，他们不但获得了报酬，而且作为一个枪手，他们的本领也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这支配有武器装备的队伍，多次击败了托拉斯不断派往那里的匪徒的进攻。

有一段时间，那些独立制片商曾战斗在“电影分配与销售公司”这面统一的旗帜之下，它的领导人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卡尔·莱默尔，但电影销售公司很快就分裂成两个互相竞争的集团，分裂出去的公司自称为“环球制片公司”。这个公司的所作所为与前面提及的那个电影托拉斯一模一样。它雇用了自己的枪手秘密潜回纽约，试图从电影分配与销售公司的剩余部分——纽约影片公司中重新获得它认为是自己的财产，

因为当时纽约影片公司的基地仍然设在东海岸。当那些纽约的制片厂里的人听到这即将来临的攻击，便立刻聚集起一支武装卫队。紧接着，那儿就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枪战。

环球制片公司还派出武装人员去洛杉矶，包围了汤姆斯·英斯为了拍西部片专门在那里建立起来的一家制片厂。英斯的手下有一班完全由真正牛仔组成的全副武装的人马，在环球制片公司到来之前，他们早就已经严阵以待。英斯传下话说，不管是谁，只要胆敢跨进制片厂的大门，一概严惩不贷。在英斯强大的阵容面前，莱默尔的队伍只好偃旗息鼓，狼狈溃退。

当时，好莱坞的周围虽然已出现了一些制片厂，可是真正建在好莱坞城内的制片厂为数尚少，所以这个正在发展的新型城镇几乎没有受到东、西部电影界竞争的影响。好莱坞无疑是洛杉矶郊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那些从事电影业的人员虽然有不少人居住在好莱坞，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不肯在好莱坞购买房地产，他们往往只是暂时借住旅馆，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开创一种不朽的艺术形式。

那时候的电影演员和制片厂还没有卷入明星制度的漩涡之中，演员薪水也不高。在好莱坞，人们互相居住得很近，很自然就建立了各种社交关系，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由电影圈内的人组成的好莱坞社会。总的说来，他们一直循规蹈矩，平静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日子里，在这个群体中没有发生过一点丑闻。

但是，在1911年，一个日裔园林工人因受不了伊登戴尔的塞林格电影制片厂所发出的噪声而变得异常狂暴，盛怒之下，他冲进制片厂，把导演弗朗西斯·鲍格斯杀了。

1913年，塞西尔·B·德米勒原准备去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拍片，但刚巧赶上那里的牛仔与牧羊人之战正打得热火朝天，纷飞的战火使德米勒不由得望而却步，他只好坐火车返回，转道来到好莱坞。可当时的好莱坞也同样使他感到心有余悸，为了保险起见，他随身携带了一枝用作防身的左轮手枪。

很明显，德米勒已下决心摆脱电影专利公司的控制，而留在好莱坞，他的这一动向早已被电影托拉斯里的那帮人察觉，因此他们多次派人对他进行威胁。一天晚上，他正骑着马回家，当他路过卡洪冈要隘时，突然遭到伏击。一个潜伏在灌木丛里的枪手向德米勒开了火，子弹从他的头顶呼啸而过。虽然受了惊吓，但他总算平安返回家里。德米勒与其他反叛者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打算，所以托拉斯的种种威胁并没有见效。

由于电影明星时代的开始，大量托拉斯的优秀演员接二连三地被独立制片商收买过去。独立于托拉斯之外的电影公司，如派拉蒙公司等纷纷成立起来。这使得电影托拉斯的势力大大削弱，它的许多附属公司不久都陷入困境。1915年，美国最高法院下令解散托拉斯，允许电影制片商可以自由地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拍摄电影。美国东、西部电影界之战就此结束。

但是，整个好莱坞地区仍有大批没有法律意识的人存在，那些性情粗野，常常惹事生非的牛仔更是闹得这块地方不得安宁。人们总有那么一种感觉，那是个没有法律管束的地方。

好莱坞就是这么个城镇，尽管如此，随着电影专利公司

的垮台，它那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还是吸引了大批制片商。电影制片厂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出现在好莱坞这块昔日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好莱坞的电影从业人员顷刻之间发展为一支庞大的队伍。电影很快成为美国最普及的娱乐形式，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电影观众拥入电影院去观看无声电影。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的一些电影演员开始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就在这时，制片厂才认识到他们的优秀演员的价值。好莱坞的“明星制度”从此应运而生，其内容就是演员与某个制片厂签订合同，合同期间演员成为该制片厂的领取一定报酬的受雇者。电影明星成了电影公司的一种商标和摇钱树，而明星制度则成为好莱坞征服世界的基础。广告和各种宣传工具在这些人们崇拜的偶像周围制造了一种传奇的气氛。电影明星的生活、婚姻状况、住宅、爱好甚至于他们所喜欢的动物，成了人们所关心和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种制度使得大批优秀演员，如鲁道夫·瓦伦蒂诺、玛丽·皮克福特等人成为电影界的一代名优。明星制度给好莱坞的摄影棚带来了艺术与滚滚而来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罪恶和丑闻。

好莱坞初期是一段十分平静的时期，明星制度为电影明星带来了大笔财产。为了花掉这些金钱，有些演员开始尽力寻找新的刺激，追求奢侈的生活，进而服用可卡因或者吗啡。在当时的美国，有许多地方，鸦片居然公开在柜台上出售而无人去加以追究，而在好莱坞，由于没有法律的管束，那里的人在这方面更是毫无顾忌，他们从不担心会因吸毒而遭到逮捕，电影制片厂商甚至给他们的明星服用各种毒品以刺激他们的情绪。因此，即使是在那些平静的日子里，好莱坞的那些明星当中有不少人早已沦为吸毒者。

1920年，美国正处于禁酒时期，在当时吸毒和酗酒都属于违法行为。但是，这时已有许多在影坛上红得发紫的演员已经开始走向这条毁灭之路，丑闻迟早总要败露，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也就在这一年，这种丑事果然被抖了出来。

演员杰克·皮克福特(玛丽·皮克福特的兄弟)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奥利夫·托马斯因服毒过量而死于巴黎的一家旅馆里。她所在的电影制片厂曾将她标榜为“完美的美国姑娘”，并到处加以宣传。出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个完美的美国姑娘原来是个吸毒者。还有一件事当时并不为人所知，那就是人们称之为“完美的美国少年”的那个杰克·皮克福特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

同年，另一个颇受欢迎的青年影星博比·哈伦死于枪伤。他的制片厂胡乱编造了一个情节，说他是死于一次意外事故，事情的经过是由于他不慎将一枝上了膛的左轮手枪落到地板上造成走火，而他则刚好撞在枪口上。但他的许多同事则坚持认为他是自杀的，因此说他开枪自杀的谣传一直在那里流传。

发生在电影明星身上的这些事情成了新闻报道的热点，宗教界人士和各妇女团体开始对这种明星的不道德行为感到忧虑，而这种行为似乎还在好莱坞继续蔓延，这使他们更加感到惶恐不安，但在当时，他们又找不到什么确凿的证据对此加以指责。

然而，在1921年，好莱坞出了一桩大事，这件事不仅震动了整个好莱坞，而且轰动了整个美国。

在电影观众的眼里，“大胖”罗斯科·阿巴克尔是仅次于

查理·卓别麟的喜剧演员。他生于美国堪萨斯州，最初是一个小型流动剧团的歌手，1908年进入电影界。他与卓别麟合演过《化妆舞会》、《守夜人》等著名喜剧片，成为深受欢迎的美国打逗闹剧演员。1921年，派拉蒙公司的总经理阿道夫·朱科尔与他签订了三百万美元的拍片合同。

为了庆祝合同的签订，1921年9月5日，罗斯科在圣弗兰西斯科的圣弗朗西斯旅馆举办了一次晚会。为了活跃晚会的气氛，他设法弄来了大量违禁酒，供他的五十多位宾客饮用。

四天后，那天参加晚会的一位客人，弗吉尼亚·拉珀，死于韦克菲尔德休养地。另一位在场的客人莫德·德尔蒙上警察局出面作证，她的证词令人惊讶不已，她声称：罗斯科·阿巴克尔曾强奸了弗吉尼亚·拉珀，并用他那重得出奇的庞大身躯压死了她。

地方检察官马修·布雷迪，那年正在争取连任，听到德尔蒙的告发，就立刻抓住了这一争取选票的机会。他向新闻界宣布，对于阿巴克尔一案他将以杀人罪论处。

各国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令人震惊的消息：阿巴克尔因犯谋杀罪被拘留。

此事顿时在美国上下引起了一片骚动，电影院撤下了大胖阿巴克尔的影片，宗教和妇女组织强烈要求立即结束阿巴克尔的电影生涯。在审判还没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对他进行了判决。

阿道夫·朱科尔对阿巴克尔作出了停薪的决定，并且下令禁演阿巴克尔的全部影片。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一片怒涛般的声讨，朱科尔决定尽一切可能安抚电影观众。同时，他不

允许他的电影明星们出来为阿巴克尔的人格作证。

一些证人被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置于严格的监视之下，他们被告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律师对他们进行威胁。而实际上，这些威胁恰恰来自检察官布雷迪本人，因为这时他已经得知这件案子中的一个最大的真相——他的那个电影明星证人莫德·德尔蒙是个谎报案情的人。虽然莫德·德尔蒙曾是这桩案子的举报者，但结果布雷迪却拒绝让她出庭作证。

布雷迪告诉人们说：“这是一个蓄意谋杀案。阿巴克尔在圣弗朗西斯科干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们决不认为他是一个名人就能逍遥法外。”

布雷迪有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是报业界的一个巨头，他的权势大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件可耻的诽谤案件中，他看到了一条增加报纸销量的好路子。于是就下令他的报纸大肆诋毁阿巴克尔，甚至伪造出阿巴克尔关在监狱中的照片。

为尽力证明阿巴克尔确实把弗吉尼亚·拉珀拉进了他的卧室，并毫不顾及她那可怜的尖叫声，蛮横而残忍地强奸了她，布雷迪凭借手中的权力威胁其他证人，并且隐瞒了任何可能阻止他对这案件裁决的证据。就这样，他突然成了如同阿巴克尔一样著名的大明星。人们都把他看成是一个英雄，认为是他惩罚了那些生活放荡的好莱坞醉汉，从而使人们免受侵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电影界在受审，而这羞辱都是阿巴克尔造成的。

虽然整个舆论界群情激愤，还有那位地方检察官又在从中百般阻挠，但是陪审团并没有因此而冲昏头脑，他们总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他们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基础上据理力争，

终于推倒了那种蓄意谋杀的说法，将此案定性为误杀。

随着审讯的不断深入，有关受害者和莫德·德尔蒙的真实面目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德尔蒙是个众所周知的“黑色老鸨”，她专门物色一些姿色动人，且又水性杨花的姑娘参加各种聚会，然后连哄带骗地要这些姑娘承认那些有名的电影制片商和演员曾经想强奸她们，并以此要挟那些名人。为保全名誉，这些名人常常被迫就范。为此，她们为自己和这个“黑色老鸨”赚得大笔钱财。

但也就偏偏是在此时，赫斯特的报纸刊登了有关介绍弗吉尼亚·拉珀生活经历的文章，将她描绘成一个不幸的清白无辜的受害者。

与赫斯特的报纸唱反调的其他报社经过调查披露了事实真相。拉珀曾是芝加哥的一个模特儿，怀着当一名女演员的希望来到了好莱坞。好莱坞著名的喜剧片制片人麦克·森纳特让她扮演了一些小角色。当她在森纳特的公司里工作时，她乘机与那儿半数以上的演员发生过关系。

她与导演亨利·帕泰·莱尔曼也有过私通关系，但当森纳特发现莱尔曼和他的许多雇员从拉珀那里染上了性病之后，就解雇了拉珀，并对制片厂进行了一番整顿。

拉珀失业后，就转而为莫德·德尔蒙工作。以后很快就因在舞会上跳脱衣舞而出名。那次她参加阿巴克尔的晚会也是由德尔蒙介绍去的。

拉珀还是个酒鬼。虽然医生早就告诫她必须戒酒，但她在阿巴克尔的晚会上，还是喝得烂醉如泥。拉珀的验尸结果表明她当时并未遭到强奸，但布雷迪隐瞒了这一检查结果。然而，在审讯过程中，陪审团还是了解到弗吉尼亚曾好几次

流过产，并且患有性病这些事实。

在退庭之前，陪审团中的大多数人赞同判阿巴克尔无罪。但其中有一位女陪审员持反对意见，她是布雷迪的朋友，她坚持认为阿巴克尔犯有杀人罪。

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审讯。这一次，朱科尔请来了另一位律师为阿巴克尔辩护。但是，不管阿巴克尔个人的命运如何，面对全国上下的声讨浪潮，电影界人士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努力挽救整个电影业的总体利益。因此，他们仓促组织了一个名叫“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的机构，并指定邮政部长，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威廉·海斯负责，对好莱坞进行彻底整顿。

在“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组建的过程中，法庭举行了第二次审讯，这次裁决对阿巴克尔来说实在是一种灾难。法庭与被告的辩护律师都很有把握地认为此案已一目了然，他们甚至没让阿巴克尔出庭作证。

在这次既没有原告德尔蒙，也没有被告阿巴克尔出庭的第二次审讯中，各种证词相互抵触，在判决阿巴克尔的问题上，陪审团内部的意见也互不统一，辩论双方争执不下，因此只好继续进行第三次审讯。

为在第三次审讯中不再出差错，被告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大量确凿有力的证据来证实阿巴克尔无罪。最后，法庭终于宣判罗斯科·阿巴克尔无罪。对此，陪审团专门向阿巴克尔作出道歉，他们说：

仅仅判决阿巴克尔无罪是不够的。我们认为他蒙受了极大的委屈。在法庭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他与